

千年暗室一燈明 — 敦煌藝術研習之旅

謝祖容

2019 年 7 月份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人間佛教研究中心和佛學研究校友會共同舉辦的敦煌藝術研習之旅，行程包括敦煌莫高窟、鳴沙山、月牙泉、瓜州榆林窟、玉門關、陽關、天水麥積山、大慈恩寺等。在出發前二星期，主辦單位安排了一個說明會，除解說有關旅遊情況和需注意事項外，駱慧瑛老師還在百忙之中為我們溫習了莫高窟洞窟的資料，為這個旅程做好充足的準備。



從香港機場準備出發時

第一天，到達敦煌後，下榻於敦煌山莊，這所山莊據知是香港人王敏剛先生投資的，山莊內的擺設充滿敦煌色彩，並且可在天台露天餐廳晨曦看日出，夜裡看星星，意境很迷人。第二天，我們懷着喜悅的心情，前往莫高窟，看了兩場電影介紹，體會到前人開鑿洞窟和絲綢之路商旅的艱辛，是他們當年的建設，才使

今天的我們有機會領略到一千多年前富麗的佛教藝術和深厚的佛教文化，實在令人感動。我們參觀了莫高窟的 29, 323, 324, 325, 16, 17, 321, 328, 45, 57, 61, 62, 63, 259, 257, 96 和 220 號洞窟，其中 321, 45, 57, 220 是特別洞窟。此刻深深體會到季羨林先生所說的：「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濶，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滙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再沒有第二個。」這個多元文化薈粹的地方，真是寶藏。



沉靜的莫高窟



莫高窟的標誌性建築
九層塔

莫高窟的石窟由前秦至宋開鑿，每個石窟都有其獨特的地方，一一道來，恐

怕篇幅太長，現只說說其中最深刻印象的幾個：321 窟，東壁繪有碩果僅存，宏偉非常的唐代建築壁畫，非常珍貴，現在有些寺院的仿唐建築都以此為藍本，讓我們見識到唐朝的建築是怎樣的。參觀 17 窟藏經洞時，想著大量經卷流失至其他國家，痛失珍貴歷史文物，實令人心裡鬱悶，流淚；但回心一想，現時天涯若比鄰，世界是地球村，放大心懷來看，存放在那裡分別都不大；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主事官員不識寶，又沒有愛護、保存歷史文物的心態，這只是王圓籙的過失嗎？這還待時間和歷史來評價。



攝於 321 窟外，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登錄「敦煌研究院」的「數字敦煌」欄目，瀏覽更多有關石窟壁畫的內容。

259 窟，禪定者那種安祥的微笑，相信就是禪悅了，導賞小鵬還用電筒燈光在不同的角度，令我們感受到那不同的笑容，說是一幅比蒙娜麗沙還要珍貴的名畫，實不為過。還有那 220 窟，剝落表面那一層坯土後，所展現的《阿彌陀淨土變》、《藥師淨土變》等，工筆之細緻，色彩之瑰麗，實在是世間上的珍寶，這些連張大千亦無緣見到，我們真是要感恩。這些洞窟，大部份都是在唐代建成的，我好像進入了時光隧道，成為了唐朝人，走進歷史裡。



莫高窟 220 號窟（圖片取自網路）

第三天，我們前往瓜州榆林窟，相比起莫高窟，這裡人比較少，給我一種安靜，親切的感覺。在榆林窟，我們參觀了四個特別洞窟：2、3、4 和 25 號窟，這四個洞窟都很有代表性。2 號洞窟開鑿於西夏時代，畫有 2 幅水月觀音圖，坐姿優美，衣帶輕飄，對月臨水，倚石沐風，綫條圓渾，還有善財童子來求法；西壁北側右下方有玄奘法師和他的弟子（石槃陀？美猴王？還是悟空法師？）來禮敬。這是後來在《西遊記》描述唐三藏與其弟子孫悟空往西方取經的故事。《西遊記》的面世比這壁畫晚了幾百年，看來《西遊記》並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而是有所根據。這畫中弟子表情是不情不願的，表示他還未完全認同往西方取經的事。

第 3 號洞窟西壁南側有普賢變，西壁北側有文殊變，亦是開鑿於西夏，畫工精美而細緻。普賢菩薩的道場是在四川峨嵋山，在南方，所以壁畫上方的風景是南方格局，有巍峨的寺院，翠綠的樹木，山石奇獨，還有瀑布流水，畫得很細膩。這令我回想起數年前往峨嵋山禮拜普賢菩薩時，那天很大霧，看不清普賢像，當

時我祈求說：「我從香港那麼遠的地方來，就讓我見見普賢菩薩吧！」難以置信的是，不久雲霧散開了，如我所願。今次在這裡見到普賢菩薩像，令我勾起了回憶。畫的左側還有唐僧與其弟子取經回來禮拜的情境，此時馬兒已馱了經書，弟子面露笑容（連馬兒也笑了），對比 2 號窟的不情不願表情，相信他在往西天取經的過程中，已開悟了。而 25 窟建於中唐的《觀無量壽經變》，當中繪有傳說中的胡旋舞，舞姿妙曼。4 窟亦是建於西夏，讓我們認識到西夏的文化和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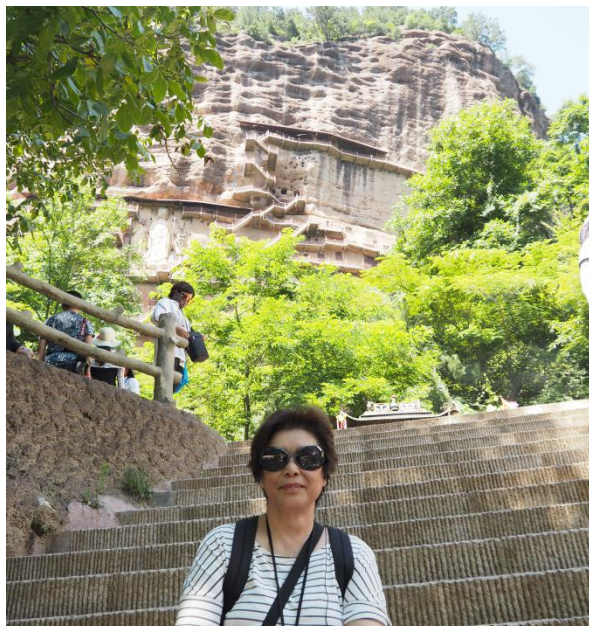
文殊變與普賢變（圖片取自網絡）

第四天，我們到了玉門關和陽關，處身於殘損的漢長城，想起「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和「醉赴沙場君莫笑，古人征戰幾人回」男兒保家衛國的壯志豪情和悲情。當天晚上我們乘機往西安。



攝於陽關故址

第五天，大清早由西安往天水，經過差不多 6 小時的車程，來到這個四大石窟之一的麥積山，它的特別之處，是以一山歸攝萬佛。「麥積煙雨」，是秦州八景之首，今天沒有煙雨，有些遺憾；但天氣很好，陽光普照，氣溫沒有敦煌那麼高。麥積山的地理環境很特別，四週是連綿的山丘，長滿翠綠的樹木，而中間忽然聳立一座山，像麥子堆成的孤峰。麥積山是後秦姚興鑿山而建，經北魏，北周的拓展，隋唐宋元的修繕，這裡的佛像都是簡樸圓潤，有很活潑跳脫的感覺，面帶微笑，又是另一番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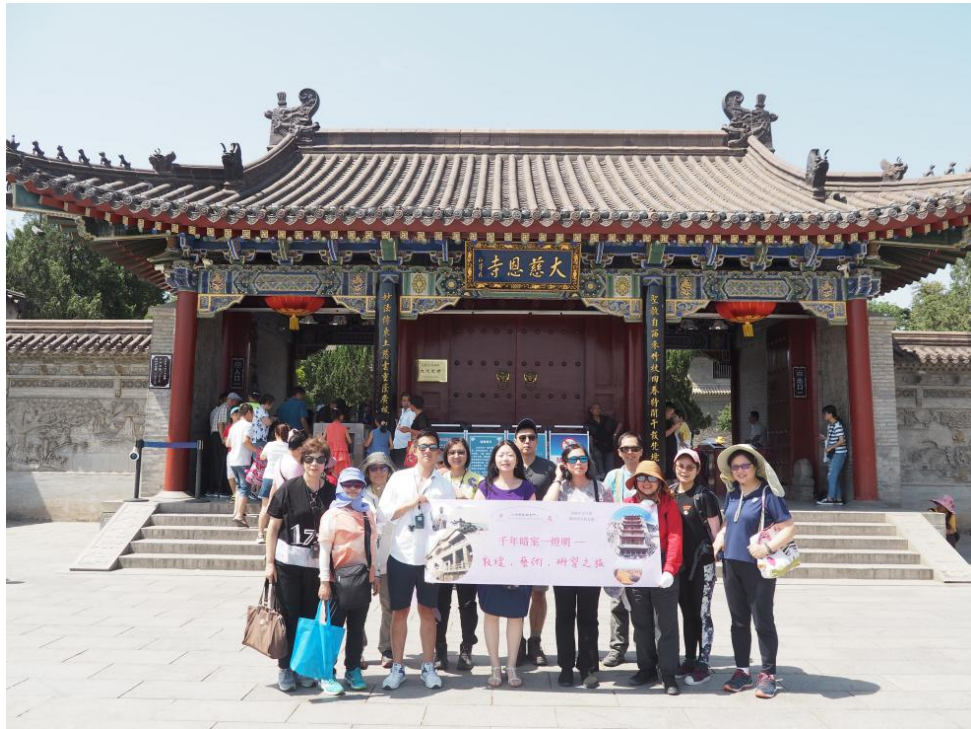


來到麥積山石窟留影

我們參觀了 44，133 和 121 窟，都是特窟。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133 窟，有釋迦牟尼佛和其兒子羅睺羅之站立像，佛陀為了求道，十七年來沒有返回家鄉，兒子都十七歲了，還未見過一面，這次見面，他的感覺很特別，他既是一位父親，又是一位覺者，這雙重身份，令他有點不自在，他感到忽視了對兒子的照顧，有點歉疚，但相對來說，普渡眾生是更重要的事；他的右手希望像其他父親一樣，摸摸孩子的頭，但那種忐忑的感覺，令他的手停在半空。就像我們離家很久，那種近鄉情怯的感覺。我在像前看了很久，從下望上去，佛陀的眼睛是向下望的，閃閃生光，在俯視眾生，而當洞窟門打開，光綫進入時，他的眼睛變大了，炯炯有神，這個絕構，真是令人讚歎；而羅睺羅作為兒子，見到父親時那種表情和身體言語，也刻劃得很細緻，他的嘴是微扁，身體微向外側，既想親近又有點使性子的心情，表露無遺。看到這兩個塑像，那種父子之情，普渡眾生的大愛，很含蓄的表現出來，我當時心中想起的，就是「真、善、美」。

還有 121 窟的弟子與菩薩，兩位弟子細語綿綿，和諧而安祥，他們究竟在談甚麼？洞窟很小，4 至 5 人便佔滿了，是特窟中的特窟，平常不容易獲准進入，我們可以近距離與佛菩薩親近，仿佛進入他們的對談話語中，真是很難得的體驗。麥積山的壁畫和塑像，很多都是在宋代重修，在這裡可看到宋的造像藝術，精巧、細膩、生動、跳脫，真是值得一再細心欣賞。

最後一天，我們參訪了玄奘法師譯經的大慈恩寺，並得住持覺緣法師接待，實在是難得因緣，他向我們解說玄奘法師的生平，原來三藏法師是陳留人，而我的祖先亦是從陳留遷移到廣東的，真是加添了幾分親切感；玄奘法師 27 歲往西方學法取經，44 歲回國，歷盡艱辛，感歎他為眾生無私的付出。我們又有機會在玄奘像前誦心經，登上七層的大雁塔，又繞塔三周，實在是殊勝因緣。



攝於西安大慈恩寺

後記：回港後第二天，收到駱博士來的訊息，原來敦煌大雨成災，通往莫高窟的一座橋被沖斷，還好莫高窟本體尚未受損，真是萬幸。莫高窟 7 月 7 日起暫停開放，我們到訪前有風沙，後有暴雨，我們實在幸運，真是要感恩。

在此非常感謝駱慧瑛博士的帶領和深入精博的指導，吳志勇會長和黃秀婷同學的安排，令我們的「千年暗室一燈明 — 敦煌藝術研習之旅」圓滿，法喜充滿而回。